

扳鱼罾与湖州渔民



洪明强

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，国家正处于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苏北的大批渔民，驾着小渔船沿古运河顺流而下，来到了浙北湖州境内，有的渔民停留在古运河上，常年以捕鱼为生；有的渔民继续往北，漂流经东、西苕溪，进入太湖流域。他们在东、西苕溪上，茫茫的太湖水面上，靠撒网捕鱼卖鱼维持为生。

几年后，古运河、东西苕溪、太湖内河的水闸边，多出了一个个扳鱼罾（也叫扳罾）。扳鱼罾（见图），如今的年轻人也许还真没见过，是一种古老的捕鱼工具，《说文·网部》中解释道：“罾，渔网也”。扳鱼罾是用毛竹和方形渔网做成的，也就是说，扳鱼罾还需用4根火烤过的毛竹，弯成4根半圆形，将渔网交叉捆扎，在网底吊上铅铤，渔网下水后很快便会沉入河底。鱼罾的交叉处，绑有一根又长、很粗的麻绳，既能挂得住鱼罾，绳子又直通岸边的毛竹架子。渔网放入河水中是比较轻松的，但渔网起水时，水中那张巨大的渔网由于河水的阻力很大、很沉，大的扳鱼罾，需两个人才能拉得起渔网。后来，渔民们在拉渔网这项技术上进行了改造，在扳鱼罾的岸边的毛竹架上，安装上了一个滑轮，这样，拉绳索时将减轻不少水的阻力。网兜里有鱼儿，可以将渔网拉近岸边，再用捞鱼兜捞鱼。湖州人有句俗语：“十网九网空，一网就成功。”有时，偶尔扳到一条几十斤的大鱼，渔民们会驾着渔船去河心捞鱼。扳鱼罾大多都在晚上捕鱼，渔民们在岸边搭个茅草棚，累了，进茅草棚里睡一会儿。

湖州是著名的江南水乡，北有太湖，东西苕溪、古运河贯穿整个湖州平原，内陆河湖湖漾纵横交错。吴兴除湖漾、妙西、南埠、青山的山区乡镇外，几乎所有地方都有渔民村。据1982年版的《湖州地名志》上记载：沿古运河支流上，塘南公社的朱家兜村，有从事水产渔民196人；横街公社的红建水产大队，有渔船42只，渔民154人；镇西大兴桥水产大队，有渔民250人；东苕溪和孚漾边的姚汶兜水产大队，渔民198人；长超毛草郡水产大队，原先毛草郡该地杂草丛生，是一片荒地，

莒上钩沉

沈传师：

有乃父之风，并有楷法

朱 炜

汉唐间，沈氏历史几为吴兴沈氏之历史，其中沈既济、沈传师、沈亚之族支，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建设令人瞩目。沈传师是沈既济之子，族中平辈排行为八，关于沈传师的籍贯，多有苏州说，或因失考所致。沈亚之，是沈传师的侄，有《题海榴树里八叔大人》诗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王安石曾应妹婿沈季长之请为其父沈播作《贵池主簿沈君墓表》，追溯沈氏“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。武康之族显久矣，至唐有既济者，为尚书礼部员外郎，生传师，为尚书吏部侍郎，赠吏部尚书。尚书生询，为潞州刺史、昭义军节度使。自昭义以上三世，皆有名迹，列于国史。”沈既济、沈传师、沈询祖孙三人，在两《唐书》中有传或附传，实属难得。沈既济预修《建中实录》，沈传师预修《宪宗实录》，一时荣之。沈既济、沈传师父子被比为著《史记》的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，著《汉书》的班彪、班固父子，传为美谈。

沈传师，唐大历十二年（777）生，字子言，湖州德清人，材行有余，字如其人，能治《春秋》，自幼为杜佑所称许。杜佑与沈既济友善，并将表甥女嫁予沈传师为妻，因此，沈杜两家既是世交，又是亲戚，杜佑之孙杜牧凭借自己的学行，加之这一层关系，入沈传师幕，成为沈传师的僚佐。唐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沈传师进士及第。当时给事中许孟容、礼部侍郎权德輿乐于引荐提拔士人。权德輿向许孟容推荐沈传师，许孟容说，他是我故人沈既济子，为何不来拜访我？沈传师前去拜见，致歉说，已听丈人说起，只是假如没有中第，则公的推举，就要受拖累，所以不敢进谒。许孟容答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只能让我急于求贤前去见你，不可让你因日久交前来看我。权德輿时有门生七十人，推沈传师为颇闻。

沈传师的儒学、文艺为一时之冠，历任左拾遗、左补阙、史馆修撰、司门员外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、尚书右丞，

终吏部侍郎。《全唐文》中存有《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》略云：“昔谈之书，迁能修之；彪之来，固能终之。唯尔先父尝撰《建中实录》，文质详略，颇得其中。尔宜继前志，率前修，无忝尔父之官之职。”又有《授沈传师中书舍人制》称沈传师“洁静精微，风流儒雅，名因道胜，信在言前，谦而愈光，卑以自牧，专对无不达，群居若不知，而又焕有文章，发为辞诰，使吾禁中无漏露之患”。足见沈传师人品贵重，有乃父之风。沈传师秉性淡泊，出为湖南道观察使、江南西道观察使，长达十年，不通书信不贿赂权贵，到任之处，以清廉平和闻名。他治家不施威严，而家门自然整肃，兄弟子孙不分亲疏，服饰饮食没有差别。当初授官时，宰相私下请他将自己的姻亲征用到幕府，沈传师坚决拒绝说，果真这样，希望罢去所授的官职。所以，他的僚佐如李景让、萧实、杜牧、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人选。

白居易、杜牧、沈亚之等人与沈传师多有唱和。白居易尊称沈传师为“沈舍人阁老”“沈八中丞”。杜牧尊称沈传师为“沈大夫”，在《怀钟陵旧游四首》其一忆幕主恩云：“一谒征南最少年，虞卿双璧截肪鲜。歌谣千里春长暖，丝管高台月正圆。玉帐军筹罗俊彦，维峰环佩立神仙。陆公余德机云在，如我酬恩合执鞭。”诗中的征南将军、陆公逊指沈传师，机云指沈传师二子沈枢、沈询皆登进士第，沈询历清显至礼部侍郎，故以陆机、陆云兄弟比之。杜牧在名篇《张好好诗并序》中不忘提及“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”“公移镇宣城”旧事，无奈他所中意的歌人张好好后归沈传师之弟、集贤学士沈述师。杜牧《张好好诗并序》墨迹豪迈逸致，颇有造詣，其书法与沈传师自是关系密切。沈传师于唐大和九年（835）去世，杜牧撰《唐故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沈公行状》，权德輿之子权璩撰、沈传师侄沈章书墓志。

诗乃好诗，笔乃好笔。沈传师工书，学王羲之、王献之笔法，后欲破之自立，有楷

法，一改盛唐书法风，力矫肥厚之病，以尚清劲为美，与柳公权并称“二沈柳”。杜佑所作之《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》，张仲素作《大圣舍利塔铭》，宇文鼎作《蒙泉诗》，李纾作《李愬碑》，权德輿作《唐丞相金紫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赠太傅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》，韩愈作《黄陵庙》《唐柳州刺史柳宗元墓志》，均由沈传师手书刻石，憾碑石久佚。唯沈传师所书韩愈《柳州罗池庙碑》，有宋拓本传世（见图）。

沈传师的书法非一体，楷书、行书皆至妙品，“宋四家”庶几都有研习过他的书法。苏轼曾发问，近世很多人学沈传师，又达不到他的境界，只学得雕虫小技，令人可憎，世人都学他，为什么呢？黄庭坚《山谷论书》评论，沈传师的书法佳处在于字势豪逸、奇崛，不足之处在于过分工巧，假使能巧拙相伴，那么即使王献之复生，也不过如此。米芾在湖南潭州为官时，曾在长沙道林寺四绝堂观阅沈传师的墨宝《道林寺诗》，爱之不舍，借至书斋并临学半年之久。沈传师的书法特点在于字形虽然清瘦，但是藏肉，其书法结体多呈现左低右高之势，略向右侧倾斜，此似乎可作为米芾取侧势的源出之一。米芾对他人书法很少许可，但是对于沈传师的书法极为推崇，赞扬其“如龙游天表，虎踞溪旁，精神自若，骨法清虚”，是书学大字

的摹本。宋代大家尚且肯俯首沈传师的书法，可见沈传师在书法上确有过人之处，而这过人之处，正是米芾指出的，有超世真趣的变格，即今人所谓创新。



莒上漫笔

姚林宝

含山，又名涵山、寒山，仿佛一曲悠扬的山水交响乐，轻声诉说着古老的传说与新时代的希冀。含山，静谧而优雅，以她的含蓄之美吸引着每一个游人，像一位温柔的女子，低吟着大自然的秘密。

在这片青翠的天地间，仿佛能听见运河水波荡漾的呢喃，它透过岁月洗礼，与身边的含山相映成趣。尽管海拔仅有60米，含山却在平原的怀抱中，以谦逊的姿态隽永隐落，正如她那内敛的名字，蕴藏着无尽的灵气与幽思。明代诗人沈宏在《游涵山》中捧起她的影子，用心为我们描绘出那份超然与淡泊：“步凌七级开香界，语彻三生见佛心。”这不仅是一种对自然之美的感悟，更是对灵魂深处的一种洗礼。

含山的独特魅力在于她的陪伴与守护，傍水而立，她静静庇佑着一方沃土，仿佛是那位耐心的守护者，见证着田野与村庄的繁荣。她不求高大伟岸，却在平凡中彰显着非凡的气韵，如同那句古语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在时光的流转中，含山有如沉睡的巨鳌，以一种低调的姿态诉说着属于她

的故事。自古以来，含山便被誉为“蚕花圣地”。蚕花节的盛况，犹如一场盛大的盛宴，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蚕农，肩扛生计与希望，汇聚于此，虔诚祈愿。这一传统自清明首日至第三日，历经千载仍旧生机勃勃，他们用心灵向“蚕花娘娘”祈求丰收，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正如清代诗人沈焯所言：“少年戏水，旗帜飞扬，欢声笑语”，那一幕幕生动的场景仿佛依然在耳畔萦绕。

在这片沃土上，传说与信仰交融，融化成历史的长河。蚕神的故事如同涓涓细流，流淌在每一个蚕农的心中。

含山就是那样一个地方，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寄托。她以静谧的姿态、清新的气息，默默守护着人们的生活，给予了每一位游人以心灵的慰藉。当我们凝视含山，仿佛在与历史对话，听见远古的回声，感受到一种恒久而深远的情感共鸣。

倪平方

一碗织里老街阳春面

明朝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，“共抱太湖，同饮一水”对岸的东林书院因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而一时声名大噪，可令人遗憾的是它却遗漏了一个在江南极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声音：“机杼声”。而这种声音，却在吴兴早有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之地，“户户皆绣机，遍闻机杼声”，并以“织”冠名此地。

此地便是环太湖与吴江的同里和黎里、常熟的古里合称为“江南四里”的吴兴织里。织里前身展舍，“展舍之名始于唐，为城东第一镇。”（清冈宝梁《展舍镇志》）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织里因为经济发展迅速，自北向南建造起了一条新街，沿街两旁高楼大厦林立，商场店铺栉比。于是，原先沿着织溪而成的织里街退而被称为“老街”，更多地被编进了人们的记忆之中。

这也应了“每个市镇都有一条老街”的说法，一条老街承载着当地几代人的烟火气息，经历过风霜，也见证过繁华。因此，每一位集镇人对老街都会有独特的情怀，始于繁荣，归于宁静。织里老街追根溯源应“聚市于宋代以前，至明初已形成繁华集镇”，这里曾回荡着“六部尚书五部半”因氏家族谈笑有鸿儒的爽朗笑声，又映照着色彩斑斓的精美凌氏木刻套色书籍；这里还有“绝代佳人姚七爷（姚勇忱）”信步走过，微笑着挥一挥衣袖……这临街水波微兴的织溪则一留下丁了不可磨灭的倒影，连同街上那些飞檐翘角亦或青砖黛瓦的古老建筑，荡漾之间默默捕捉着浮光掠影的片刻，也见证了一代代的孩童蹦蹦跳跳地走过，又步履蹒跚地走回来。

走在织里老街，喧嚣不再，处处呈现着一份久经岁月沧桑后沉淀下来的宁静。破旧的建筑、斑驳的墙体以及角落的青苔里，都散落着织里老街原住民昔年的青春誉写着动人的故事，有一笑有泪，有喜有忧。穿越老街，若不是一旁的织溪，似乎无法感受到岁月的流逝，那些草木依旧，应该都在静静回忆着昔年的风华正茂……

每一座江南小镇必定会有一两家难忘的面食店，或面或馄饨，或糕或面团。南浔古镇的双酥面与定胜糕、新市古镇的茶糕、双林古镇的子孙糕与姑嫂饼、菱湖古镇的雪饺，而织里老街的向农小组面店阳春面，织里老街的原住民印象很深，感情更深。

到底是（长）江（大）湖以南的江南，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一碗阳春面

她不在高处，却在每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心，种下了希望的种子，绽放出灿烂的花朵。

穿越千年的岁月，古诗的韵律如同清风拂面，依旧在含山之巅轻声回响。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蕴的美丽山峦，宛如一位智者，静默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山顶巍然屹立的笔塔，犹如一支矗立于天地之间的羽毛笔，承载着无数文人墨客的梦想与情愫，既是地理上的高峰，也是文化长河中不朽的航标，指引着心灵的航向。

每一位乘风而上，步入那诗意世界的文士，犹如星辰洒落于这片沃土，将思绪倾泻于纸上。他们用如歌的笔锋捕捉到含山的日常，将那隐秘的情感化作生动的诗句，编织成一幅幅瑰丽的诗意图景。那些含山的云彩，仿佛是无数心灵的骄傲；小溪水潺潺，如同古人的低语，悄然流淌着一段段动人的回忆。

当阳光柔和洒下，涂抹出一层金色的光辉，含山的面容愈显典雅，似乎在向每一位经过的旅人诉说着她的秘密。那种情感，如缕罗般轻盈，缠绕在每一个角落，让人忍不住驻足聆听。古诗中的意境在这里得以绽放，犹如繁花似锦，洋溢着浓厚的人情味，让人倍感亲切。

在青松和白云的映衬下，文人的吟咏愈发生动，宛如明月映照下的清泉，清澈而流畅。每一首诗都是他们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，记录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过往。这些诗句如同时间的化石，深深印刻在含山的肌肤上，跨越历史的沙丘，带着温暖的沧桑，永远陪伴着这一片生机盎然

的土地。含山，以她特有的姿态，以那份难以言喻的情怀，吸引着无数心灵的归宿。在这如梦般的境地，历史的回望与现实的追寻交织成一曲悠扬的乐章，让人心潮澎湃，回味无穷。她不仅仅是一座山，更是一座文化的丰碑，流淌着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涓涓细流。每一次凝视，都是与历史的对话，都是一场心灵的洗礼，让人铭记那份属于含山的诗意与永恒。

一碗织里老街阳春面

开始的。

阳春面，又叫光（羹）面、清汤面，除了面就是汤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。之所以这么受欢迎，除了经济实惠，我想不外乎阳春面本身特有的风味，鲜香劲道、滑溜爽口。也少不了店主的朴素爽朗、热情好客，再有原因就是店名的接地气

生分。“老板来一碗阳春面！”笔者想象自己随晨光走进一家不大的面食店，主动向灶边忙碌着的老板吆喝一声。因为老街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热闹，店里也快坐满了，人声嘈杂，不喊只怕老板听不见。

不消说店里来的第一批客人，大多数是去上学的学生和心系孩子的老师，接着该是从附近农村出来赶早集的和要去上班的；他们有一早乘11路车赶来的，也有带着别人羡慕的目光骑着脚踏车来的；后来童装业慢慢发展起来了就有大量的外地打工者慕名而来的……一拨又一拨，来去匆匆，先来的人，还有位置可以坐，到后来吃的人多了，就一个个捧着碗碗店里店外等着空地儿站着吃。“那时候还真是织里老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”

一碗阳春面，简简单单，清清爽爽，煮熟了能吃简单，但也不简单。之所以让人过口难忘，调味佐料里的猪油和酱油发挥了很大作用。猪油是阳春面的精髓。把猪油膘或肥肉用小火慢慢熬出温润如玉的油脂，加到面条里热水一激，油香四溢，小油花晶晶亮亮，顷刻食欲大增。而酱油则是阳春面的灵魂。不是普通的酱油，而是把买回来的黄豆酿造酱油，加了太湖里的虾仔和秘传的香料，长时间熬煮出来的。因而，吃起来除了喷香还有点回甜，再就是乍舌透心的鲜。

阳春面，一把细面，半碗高汤，一勺猪油，一勺酱油，星星点点绿色小葱。我临窗而坐，独享这一份美味，不一般的味道，也让我感受到慢生活的一种方式，一种久违的满足和幸福。

确实，每一条老街都会留有自己独特的味道，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精彩往事。如同这一碗简简单单的阳春面，既无浓汤相伴，也无浇头相佐，却让人如此记忆深刻，想必除了味道更多的是一种情愫吧！

